

蘇俄最高蘇維埃第八屆代表之分析與研究

鄒宇光

壹·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俄共自詡為係『社會主義民主的最高形式』，實際上是俄共少數統治集團一種御用工具。貳·第八屆最高蘇維埃代表兩院共計一五一七名，與上屆相同，內八八九名——約佔百分之五十點六，係第一次當選者，其中又以產生自工農及中下級官員者佔絕大多數，俄共藉此渲染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之普遍廣泛性。

參·實質上，最高蘇維埃代表中，兩大壁壘對立鮮明，一類為黨政官僚集團，地位愈高，連選率愈大，黨政機關高級幹部，大皆連選連任，鮮有更動者，構成一股中心勢力，亦為阻礙蘇俄進步之最大阻力。另一類中下級幹部及工農代表，數目雖多，而實力貧弱，只能曇花一現，任職四年，聽憑擺佈，裝飾『民主』，其表演作用遠大於政治意義也。

肆·第八屆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已經粉墨登場，幕後落選的八八九名，除少數死亡者外，或被鬥爭，或被整肅，或遭貶謫，銷聲匿跡，將永不翻身，紅朝宦海風多，尤為現實。

伍·最高蘇維埃代表本身，固無何權力可言，但升沉現黜之間，頗足以為若干動向之徵候者，此次烏克蘭地方若干原有最高蘇維埃代表之未獲連任，為一極堪重視之現象，可能為該地重要人事更動之信號。

壹 前言

蘇俄最高蘇維埃第八屆代表之選舉，已於本年六月十四日舉行，同月十七日中央選舉委員會已將選舉結果報告，連同當選人名單公佈於消息報及俄京各大報。蘇維埃式民主，本係一種政治魔術，俄式選舉，實際就是騙局，選民既無選擇之自由，競選者亦無公開公平之競爭，被提名者絕無落選之虞，選舉結果早經安排確定，所謂『民主』之意義與價值如何，已不言而喻。茲從第八屆最高蘇維埃代表當選人的職業背景和社會階層，加以研究分析，益見此一俄式民主統治工具性質之一般。

貳 第八屆最高蘇維埃代表職業與社會階層統計表

階層統計表

次序	類別與職稱	當選代表人數	新當選之人數	備考
一	黨務工作人員各級共計 其中包括： 聯共中央書記 聯共中央各部會主管 聯共中央其他工作人員 各加盟共和國中央書記 省級黨部書記 區級黨部書記 城市黨部書記 地方黨部書記	二四三 一〇 一〇 七 三三 六 一四〇 二二 一四	六八 — — — — — 三八 八 二	新當選之黨務工作人員約佔四分之一弱

蘇俄最高蘇維埃第八屆代表之分析與研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工業部門代表 各部會設計員 藝術家 作曲家 學校校長及教員 博士	文教工作人員 其中包括： 科學家 大學校長及研究所所長	運輸部門人員 司法工作人員	職工會工作人員	共青團員	軍人	國家安全人員	行政人員	國家機關人員 其中包括： 蘇聯政府官員 最高蘇維埃人員 其他高級官員 各加盟共和國之政府官員 各加盟共和國蘇維埃人員 各自治共和國之高級人員 各自治共和國政府之官員
三九五	一五〇	二	一五	五	五八	一〇	三三	一七一
三二〇	七四	一	三	二	二八	三	一三	二七
百分之八十以上代表係第一次當選者	新當選之代表約佔半數。							該類人員中新當選者佔六分之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總計
其中包括： 工廠廠長 高級專家 工人 職工	農業部門代表 其中包括： 集體農場場長 國營農場場長 實驗站及飼養場場長 農業專家(集體農場部份) 農業專家(國營農場部份) 集體飼養場長 國營飼養場長 集體飼養場場員 國營農場工人 實驗站及飼養場工人 森林工業工人	合作社人員	太空人	其他人員	共計十五類
三三二	四〇九	一	二	四	一五一七
二二	三三三	一	一	二	八八九
	百分之八十一以上係第一次當選者。				

叁 分析與研究

根據最高蘇維埃中央選舉委員會統計資料全部代表一五一七名中：
 聯邦院代表 七六七名
 民族院代表 七五〇名——其產生情形為：
 由各加盟共和國產生者 四八〇名
 各自治共和國產生者 二二〇名

各自治州產生者

四〇名

各民族自治區產生者 一〇名

本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中，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一·六，計四八一名，農民佔百分之十八·六，計二八二名，合計爲七六三名，佔代表總額百分之五十三·三。

按黨籍區分，共產黨員佔百分之七十二·三，餘爲非黨員當選者。

代表年齡在三十歲以下者佔百分之十八·五，計二八一名。

婦女代表比例，佔百分之三十·五。

全部代表中，包括俄境五十八種民族。

但是，吾人從表列數字中，詳加研究，可以發現下列幾點更重要的事實

一、各級黨務工作人員當選本屆代表者，共計二四三名，其中新當選者六十八名，聯共中央書記出身之十名代表，全部重選連任，無一新人當選。相反的，基層黨務工作人員，則連選可能性甚少，如地方黨部書記十四名代表中，十二名係第一次當選者，這一點顯示最高蘇維埃中，黨務官僚作風瀰漫。

二、至於第二類國家機關人員當選代表者，六分之五均係連選連任，僅六分之一——二十七名係新選者，比較高級官吏，更動尤少，如從數字上觀察。俄共當前統治階層中，行政官僚作風，似較黨務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工農成分代表人數增加及其意義。最近十年來最高蘇維埃代表中，工農成分之代表數目，陸續增加，如：

第六屆最高蘇維埃 工人一九九 農民一六〇 共計三五九

第七屆最高蘇維埃 工人二二〇 農民一八三 共計四〇三

第八屆最高蘇維埃 工人四八一 農民二八二 共計七六三

即最近三屆最高蘇維埃代表，工農成分由一九六二年時百分之四十五點四，至一九六六年第七屆時增至百分之四十六點七，本屆則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二點三。工農出身代表人數之增加，固然足以說明蘇共所宣傳之『社會主義民主』一般，但吾人不應忽視，工業部當選的代表中，百分八十一係第一次當選者，工業工人中，百分之八十三點八，農民代表中百分之八十，係第一

蘇俄最高蘇維埃第八屆代表之分析與研究

次當選者。工農成分代表數目雖多，其穩定性則殊爲低下，由於更動頻仍，其政治重要性隨之減損。俄會統治階層的真正作用，在顯示工農階級在蘇維埃——此一國家最高政權機關中之宣傳與標榜作用，其真正政治核心，乃在黨務與行政官僚所構成之另一羣——比較安定而能發生政治機能者之黨工及行政官吏。

四、根據歷屆最高蘇維埃代表選舉資料顯示，蘇維埃代表連任之比例，普通由七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不等，本屆選舉，連任者達四二八名，約佔代表總額五分之二，比過去歷屆爲高，顯示俄共當前統治階層——尤其是俄會集體領導，富有相當之穩定性，另一方面足以顯示，俄共政權之缺乏活力與朝氣，沿俗因循積習之深。獲得第一次當選之代表名額，總數達八八九名，約佔全體代表五分之三，爲數亦不能算少，但渠等大皆屬比較次級人員，隨聲附和，搖旗吶喊有餘，實不足以言政治意義與作用也。

五、軍人當選最高蘇維埃代表情形

蘇俄三軍將領當選最高蘇維埃代表情形，可概見如下表：

一九五〇年第三屆 四十六名 一九五四年第四屆 七十三名

一九五八年第五屆 五十二名 一九六二年第六屆 五十七名

一九六六年第七屆 五十六名

一九七〇年第八屆 五十八名，其中二十八名係第一次當選代表者——包括

六名比較重要之將領爲：

波羅的海艦隊司令 米哈林海軍上將 (V. V. Mikhailin)

新任之空軍總司令 庫塔霍夫空軍元帥 (P. S. Kutakhov) · 係一九

六九年三月，繼維爾希寧元帥出任斯職。

駐東德蘇軍總司令 庫利可夫大將 (V. G. Kulikov)

外貝加爾軍區司令 貝里克大將 (P. A. Belik)

黑海艦隊司令 瑟索也夫中將 (V. S. Sysoev)

遠東軍區司令 托路貝柯大將 (V. F. Tolubko)

其餘新選二十二名將領中，屬上中將級者從略。

六、國家安全人員當選最高蘇維埃代表之分析

國家安全人員當選最高蘇維埃代表，共計十名·即：

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安得洛波夫 (Yu. V. Andropov)

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蔡維京 (S. K. Tsvigun)

除八名為烏克蘭、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喬治亞、阿塞爾拜疆、拉脫維亞、阿美尼亞以及土爾克曼等八個加盟共和國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此八名代表中按地區分配，計中亞細亞地區三名，高加索地區三名，波羅的海國家及烏克蘭各一名，顯而易見，乃係一項有計劃之安排。

七、其他——文教工作人員獲選人數與上屆約略相同。唯半數代表，均係新人。博士，校長與教師幾全部為第一次獲選者，紅朝新貴，好景不常，其宣傳作用與意義，一如一般工農出身之蘇維埃代表，並無軒輊也。

肆 未獲當選之上屆蘇維埃代表

本屆最高蘇維埃代表總數與上屆相同，第一次當選者八八九名，亦即為上屆代表之落選人數，其中包括：

一、絕大部份為工農方面產生之代表，渠等在最高蘇維埃此一紅色殿堂中，命定以只能出現一次，不予連任為原則。

二、一部份為被整肅及貶謫之份子，如前土爾克曼共黨中央第一書記奧維佐夫 (B. Ovezov)；阿塞爾拜疆前部長會議主席亞克宏多夫 (V. Yu. Akhundov)；部長會議對外文化關係委員會前主席羅曼諾夫斯基 (S. K. Romanovsky)；哈薩克斯坦共黨中央書記密爾尼克 (G. A. Melnik)；部長會議前民用航空部長羅吉諾夫 (E. F. Loginov)，已於一九七〇年五月調職；愛沙尼亞共黨中央書記勒茲曼 (L. N. Lentsman)；由阿塞爾拜疆產生之最高蘇維埃代表依斯肯得洛夫 (M. A. Iskenderov)；一九七〇年四月調職之摩爾達維亞部長會議主席第奧蒂薩 (A. F. Diorditsa)；以及阿美尼亞共黨中央書記亞爾舒瑪揚 (G. A. Arumasyan) 等人，均未獲當選連任。

至於現任駐匪區大使——前聯共中央宣傳部長斯契巴可夫 (V. I. Stepakov) 之未獲當選連任，可能係在六月十四日——即選舉以前，已決定調職，而一般慣例，出任駐外使節者，均鮮有當選最高蘇維埃代表者。

三、烏克蘭地方一批黨政幹部，未獲當選連任者，計有

前全蘇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現任烏克蘭部長會議副主席之西米查斯尼伊 (V. E. Semichestny)；烏克蘭共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奧查

連科 (F. D. Orcharenko)；烏克蘭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書記道爾茲丁科 (V. I. Dorzdenko)；烏克蘭職工會主席克里明科 (V. K. Klimin-ko)；烏克蘭部長會議農業部部長多羅申科 (P. E. Doroshenko) 等六名之多，其詳情不明，判斷可能為：①俄會中派系鬥爭關係，遭受排斥；②缺乏工作績效之故；③或與捷克及羅馬尼亞局勢有關。無論如何，烏克蘭地區之今後動向，至堪重視。

四、至於軍中上屆最高蘇維埃代表，未獲當選連任者，計可分為三類：1. 已宣告死亡者，有潘可夫大將，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索科羅夫斯基元帥，提摩盛科元帥，伏羅希洛夫元帥等五名。2. 已告退休者有卡查可夫，普里耶夫，科西伏依等大將三名，空軍元帥維爾希寧一名，均未見重選。3. 已被調職之下列四員，亦未見連選：

(1) 前波羅的海艦隊司令 奧列爾海軍上將。(2) 前南部兵團(駐匈牙利)司令 普羅瓦洛夫陸軍上將。(3) 前外高加索軍區司令 斯圖千科大將。(4) 前黑海艦隊司令 楚辛海軍上將。

五、其他未獲連任之第七屆最高蘇維埃代表計有：
(1) 前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帕夫洛夫。(2) 科學院亞洲人民研究所長加富洛夫。

——上接第74頁——

會「沒其先居之財」，偷雞不着反蝕去一把米呢？因為他「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他是錯用了直接偷竊的方法，來強求實現他意圖發財的夢想。由以上兩個故事，我們即可知道，馬克思之流的共產主義，既運用其「無產階級革命」來「共現在」，又強用其「無產階級專政」來「把人民已經有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其與宋人之「揠苗助長」和向氏之「踰垣鑿室」，顯然同犯了「以理想當方法」的錯誤，由於共產主義是這樣橫蠻的「掘」與「搶」，故其結果，只有迫使人類社會退化而成「平等的窮光蛋」，惡化而成「殘酷的牧場」。所以我們可以斷然的說：共產主義只是一種懸空的理想，決不能拿來當作實行的方法，任何人如其不能遵循前述「私有公用」或「國有民用」的原則，以和平方法來改良社會，而欲挾其暴力來強行共產，則其結果，都非造成危害人類的浩劫不可。所以最後我要鄭重的說：我們要反共，徹底的反共；不僅要反對馬列史毛的共產主義制度，而且要反對自柏拉圖以來所有的共產主義思想。